

Colleen McCullough

THE 罗马第一人

[澳大利亚] 考琳·麦卡洛 著

成 鸿 译

FIRST MAN IN ROME



上



文化发展出版社
Cultural Development Press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THE FIRST MAN IN ROME
罗马第一人

上

Colleen McCullough

[澳大利亚] 考琳·麦卡洛 ○ 著

成 鸿 ○ 译



文化发展出版社
Cultural Development Press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罗马第一人. 上 / (澳) 考琳·麦卡洛著 ; 成鸿译. — 北京 : 文化发展出版社有限公司, 2017.7
ISBN 978-7-5142-1794-0

I. ①罗… II. ①考… ②成… III. ①长篇小说—澳大利亚—现代 IV. ①I6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08121 号

THE FIRST MAN IN ROME, Copyright©1990 by Colleen McCullough.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von Books, imprint of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罗马第一人 (上)

【澳大利亚】考琳·麦卡洛 著

译者: 成 鸿

出版人: 武 赫

选题策划: 刘训练 陈 溪

特约编辑: 陈 溪

责任编辑: 范 炜

装帧设计: 刘 明

责任印刷: 孙晶莹

出版发行: 文化发展出版社 (北京市翠微路 2 号 邮编: 100036)

网 址: www.wenhua fazhan.com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顺诚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010-69499689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字 数: 320 千字

印 张: 11.75

印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6.00 元

I S B N : 978-7-5142-1794-0

◆ 如发现任何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发行部电话: 010-88275710

目 录

第一章 / 1

第一年（公元前110年）

马尔库斯·米努基乌斯·鲁弗斯和斯普里乌斯·波斯图米乌斯·阿尔比努斯担任执政官的时期

第二章 / 177

第二年（公元前109年）

昆图斯·凯基利乌斯·梅特卢斯和马尔库斯·尤尼乌斯·西拉努斯担任执政官的时期

第三章 / 245

第三年（公元前108年）

塞尔维乌斯·苏尔皮基乌斯·伽尔巴和昆图斯·霍尔滕西乌斯担任执政官的时期

第四章 / 301

第四年（公元前107年）

卢基乌斯·卡西乌斯·隆吉努斯和盖乌斯·马略（第一次）担任执政官的时期

第五章 / 333

第五年（公元前106年）

昆图斯·赛尔维利乌斯·凯皮欧和盖乌斯·阿提利乌斯·塞尔拉努斯担任执政官的时期

第一章

第一年（公元前110年）

马尔库斯·米努基乌斯·鲁弗斯和斯普里乌斯·波斯图米乌斯·阿尔比努斯担任执政官^①的时期

第1节

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和新上任的两位执政官^②都没有什么私人交情，所以他和两个儿子只是默默地跟着游行队伍前进。这支游行队伍属于高级执政官马尔库斯·米努基乌斯·鲁弗斯，就从恺撒家附近开始出发。

① 执政官（*consul*）是罗马共和国的最高官职。公元前509年废除王政后，国王的职位由两名年选行政官代替，最初被称为大法官，后来称为执政官。执政官拥有国王的大部分职权，但不能单独行使最高权力，而必须分享权力，而且任期只有一年。执政官一直由贵族担任，直到公元前367年，平民才得以竞选该职，参加竞选的最低年龄一开始是36岁，到公元前1世纪增加到42岁。执政官由百人团大会选出，在选举中首先达到规定票数的一位称为高级执政官，另外一位称为低级执政官。执政官最初在3月15日上任，公元前153年以后改在1月1日上任，而且在年初上任后以他们的名字为该年命名，称为：“某人和某人担任执政官的时期”。执政官具有军事权和民政权。作为军事大权的代表者，他们是罗马军队的总指挥，负责征兵，任命部分军团指挥官（另一部分在部落大会中选举产生），领导军事行动等。作为民政权的代表者，他们召集元老院和人民大会，担任会议主席，提出建议和法案，领导官吏的选举，执行元老院和人民大会的决议，并主持某些节庆。——译者注

② 本书名词注释大多根据原著附录词条译出，并参考《探寻古罗马文明》（莱斯莉·阿德金斯、罗伊·阿德金斯著，商务印书馆）、《古代罗马史》（科瓦列夫著，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大英袖珍百科》加以增删调整，因为在原注基础上有所变动，所以本书注释都在结尾处标以“译者注”，下文注释不再逐一说明。——译者按

两位执政官都住在帕拉丁山^①，不过低级执政官斯普里乌斯·波斯图米乌斯·阿尔比努斯的宅邸位于一个更为繁华的地段。传言说，阿尔比努斯早就债台高筑，不堪重负。这没什么可惊讶，想当执政官就要付出代价。

不过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根本就不用担心攀登仕途带来的沉重债务，他的两个儿子看来也无须为此担忧。尤利乌斯氏族的人最近一次坐上执政官的象牙折椅^②，已经是四百年前的事情了。在接下来的四百年中，他们再也负担不起如此巨大的开销。尤利乌斯氏族的先祖是如此清高尊贵，从来都不屑于利用搜刮钱财的机会。时间流逝、世纪轮转，尤利乌斯氏族的后代也变得日益穷困。想当执政官？门都没有！要当仅次于执政官的大法官^③？还是没门！这些年来，他们只能屈居于元老院^④中低调卑微的后排座位，这个因为头发浓密而被叫作恺撒的家系也不例外。

恺撒从来没有想过要坐上象牙折椅。所以，他身上所穿的托迦^⑤只是一身朴素的白袍。贴身仆役把托迦给他从左肩披上，包裹住身体，又把

① 传说罗马在七座山丘上建成，这七座山称为“罗马七丘”。这七座山的英文名称分别是：帕拉丁山（Palatine）、阿芬丁山（Aventine）、西莲山（Caelian）、卡皮托尔山（Capitol）、埃斯奎林山（Esquiline）、奎里纳尔山（Quirinal）、维米纳尔山（Viminal）。——译者注

② 象牙折椅（ivory curule chair）是古罗马高级官员的专座，只有执政官、大法官和贵族营造官这些拥有至高统帅权的高级官员才能坐在精雕细刻的象牙折椅上。——译者注

③ 大法官（praetor）是仅次于执政官的高级官职。公元前366年设立的城市大法官专门负责在罗马城管理法律事务。公元前242年，又设立一名外事大法官，负责处理一方或双方都是外邦人的法律案件。大法官最初拥有军事指挥权，到共和国中期权力仅限于司法，军事职权由执政官接掌，不过在遇到某些特殊情况时，元老院也可能把军事统帅权委托给大法官。后来，当国家的边界扩展到意大利以外时，就派出现任或卸任的大法官（称为“同大法官”）作为总督去管理罗马的行省。大法官由百人团大会选出，年龄通常在40岁左右，任期一年，人数随着行省的增多而增多。——译者注

④ 元老院（senate）是向罗马行政官员提出建议的机构，其职责包括向人民大会提交法案、管理财政、处理外交事务并督导国家宗教。元老院由非选举产生的所谓元老组成，共和国早期仅限于贵族，后来扩张到平民，进入元老院的年龄一般是30岁，成员是终身制，只有犯罪时才会被逐出。元老院最初有100人，到共和国中后期时增加到300人。元老院的元老是分等级的，其中居于元老名单首位的称为“首席元老”，而地位低微的“后座元老”只能坐在后排。——译者注

⑤ 托迦（toga）是罗马男性公民最正式的外衣，最初他们只穿托迦，后来作为外袍套在托妮外面。托迦一般由白色上等纯羊毛织成，是一种宽大而沉重的外袍。不同社会阶层穿着不同的托迦。紫边托迦有紫色条纹，由高级官吏穿着。元老所穿的托迦有一道紫色宽条纹，骑士的托迦有一道紫色窄条纹，皇帝的托迦全部为紫色。——译者注

肩带绕过左肩垂挂下来。他那一身装束中，只有深红色的鞋子，元老院元老的铁制戒指，还有托侬^①右肩上五寸宽的紫色条纹，才将他与两个儿子区分开来。赛克斯图斯和盖乌斯穿着普通的鞋子，只戴着刻有印章的戒指，托侬上作为骑士标志的紫色条纹也只有窄窄一道。

天还没亮，但一些仪式已经开始了。一段简短的祝祷之后，咸面饼被呈到神龛上，献给居于宅邸中庭的家神。然后，当门卫高声说从山上下来的火把已经清晰可见时，就向保佑开门平安的开门神雅努斯^②行祭礼。

父子三人转进铺着鹅卵石的小巷，然后分路而行。两个年轻人加入位于新任高级执政官之前的骑士队伍，而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则等到马尔库斯·米努基乌斯·鲁弗斯和他的仪仗队经过之后，才加入后面的元老队列。

马尔基娅喃喃细语，向关门神雅努斯祝祷。她给哈欠连连的仆人们分派好工作，让他们走开去各干各的，然后就开始进行自己的小小侦查活动。女孩们去哪儿了？一阵笑声给她提供了线索，笑声从女孩们狭小的起居室里传来。她的两个女儿正坐在里面吃早餐，早点是涂着薄薄一层蜂蜜的面包。多么可爱的两个女儿啊！

① 托侬（*tunica*）是基本的外衣，长及膝盖，通常在腰部用腰带束紧，多数为奴隶和儿童所穿，是普通的室内衣服，也配在成年男性的托迦内穿着。元老穿带有紫色宽条纹的托侬，骑士穿带有紫色窄条纹的托侬，条纹从肩部直到下摆，前后都有。——译者注

② 雅努斯（*Janus*）开始之神，也是大门神和家门神。他的形象是两张脸，被称为双面雅努斯。他的两张脸朝向不同的方向，如门有两面一样。为了表示其不同职司，他有时被称为“开门神雅努斯”，有时被称为“关门神雅努斯”。他也被认为是创造神，称为“父神雅努斯”。作为开始之神，他在祈祷中是第一个被提名的神，而且在1月1日第一个接受祭祀。——译者注

据说，每个尤利娅^①都是天生尤物，都拥有取悦自己男人的宝贵天赋。这两个女孩儿也毫不例外地继承了家族的传统。

大女儿名叫尤利娅，快到十八岁了。她身材高挑，浅褐色的头发在脑后梳成一个精致的发髻，灰色的大眼睛严肃而平静地端详着周围的世界。这是一个庄重沉稳，娴静聪慧的姑娘。

小女儿名叫尤利拉，刚刚十六岁半。她是父母的最后一个孩子，刚出生时并不受欢迎，一直到长大后才赢得双亲和兄姐的欢心。她全身上下都是蜂蜜的颜色，皮肤、头发和眼睛都发出琥珀般的光泽。当然，刚才发出笑声的是尤利拉，所有的东西都能让她发笑。这是一个坐立不安，头脑简单的姑娘。

“孩子们，准备好了吗？”她们的母亲问道。

她们把剩下的面包塞进嘴里，在水盆里优雅地洗净手指，又在布上擦干，然后跟着母亲走出房间。

“天气真冷，”马尔基娅说着从仆人的手里拿过几件羊毛斗篷。这些斗篷温暖厚实，朴素无华。

两个女孩都很失望，但她们知道抗议不如从命，于是就乖乖地被包裹得像个蚕茧，只有两个小脸蛋从层层叠叠的衣服中露出来。马尔基娅自己也包裹得严严实实，然后就带着女儿和随行的仆人出门了。

他们住在帕拉丁山吉尔马鲁斯峰的一座宅邸，赛克斯图斯的祖父把这座朴素的宅子留给他的儿子盖乌斯。除了这座房子，盖乌斯从父亲

① 古罗马女性公民通常只有一个名字，即其父亲氏族名的阴性形式。氏族名在男子名中以阳性的形式出现，通常以“乌斯”（us）结尾；在女子名中以阴性形式出现，通常以“娅”（a）结尾。在同一家族中，所有姐妹都叫同一个名字，为了加以区分就使用“大、小”或“第几个”。例如，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Gaius Julius Caesar）的氏族名是尤利乌斯（Julius），所以这个家族的女儿全都叫作尤利娅（Julia），大女儿是大尤利娅，小女儿是小尤利娅，如果有多个女儿，则叫作第一个尤利娅、第二个尤利娅、第三个尤利娅，以此类推。在本书中，尤利乌斯家中有两个女儿，都叫作尤利娅，作者为了方便区分，把大女儿叫作尤利娅，小女儿叫作尤利拉。——译者注

那里继承的还有位于伯维拉耶和阿里西亚^①之间的一片五百尤格的^②土地。这些遗产让盖乌斯和他的后代拥有足够的收入，可以在元老院拥有一个席位。但是凭着这点收入，要想在仕途上继续高升，爬上大法官或执政官的位子，绝不可能。

赛克斯图斯的祖父有一个感情用事的父亲，他把遗产分别留给两个儿子，让家族资产因为分散而式微。到了赛克斯图斯的祖父，还是感情用事地舍不下任何一个儿子，于是再次行事不智。他也把财产分成两份，分别留给大儿子赛克斯图斯和小儿子盖乌斯。这意味着他的两个儿子都没有足够的资产去攀登仕途，无法坐上大法官或执政官的位子。

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的哥哥赛克斯图斯不像他们的父亲那样感情用事。他和妻子波皮利娅育有三个儿子，这对于一个元老家庭来说是个沉重的负担。于是，他硬着心肠，把长子过继给膝下无儿的昆图斯·路塔提乌斯·卡图卢斯。这样，他不仅能让自己的家产不至于被分散，还能让长子也继承一大笔家产。老卡图卢斯很有钱，所以很乐意花重金收养一个血统高贵、相貌英俊、头脑聪明的孩子。赛克斯图斯精明地把过继孩子得来的钱用于投资，由此而来的收益足以保障两个小儿子有机会在元老院中谋求高职。

尤利乌斯·恺撒家族的问题就在于有太多儿子，然后又太感情用事，结果让所有儿子都陷入窘境。除了坚毅果敢的赛克斯图斯，其他人都狠不下心把多余的儿子过继出去，并确保留在家里的孩子和富有的家庭联姻。这个家族的土地因为不断地在两三个儿子之间分割而变得越来越小，有时为了给女儿筹集嫁妆还要把土地卖出去。所以这个家族虽然曾经拥有大量土地，但却随着世代的更替渐渐式微了。

马尔基娅的丈夫就是这样一个尤利乌斯·恺撒。他感情丰富，宠爱孩子。他太看重儿子，又太心疼女儿。他缺乏适中客观的罗马式理智。

① 伯维拉耶 (Bovillae) 和阿里西亚 (Aricia) 都是位于罗马城附近的古镇。——译者注

② 尤格 (jugerum, 复数形式为jugera) 是古罗马常用的面积测量单位，即两头牛一天之内所能翻耕的土地，1尤格约等于2519平方米，0.252公顷。——译者注

大儿子早就应该过继出去，两个女儿早就应该和富裕的家庭定亲，小儿子也早该定下一个富裕的未婚妻。高贵的血统早就变成一种陪衬，只有足够的金钱才能保证仕途高升。

这不是一个吉利的新年。寒风刺骨，阴雨绵绵，地上的鹅卵石又湿又滑，空气中的焦臭也更加明显。没有太阳，天亮得很晚，普通的罗马人更愿意躲在屋里过节。他们待在狭小的房子里，躺在稻草床铺上，玩着那永不厌倦的“藏香肠”游戏。

如果天气好一点，街上就会挤满各行各业的人群。他们会抢占一个有利位置，以便观看在罗马广场和卡皮托尔山上举行的盛典。但今天街上行人稀少，所以马尔基娅和两个女儿在路上走得很轻松，随行仆人不必要费力推开人群给女主人开路。

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的宅院在一条小巷里，正对着胜利坡道，下面不远处就是罗慕拉那城门。罗慕拉那城门就在帕拉丁山的古城墙上，城门的每块巨石都由罗慕路斯^①亲手堆砌而成。如今，这些巨石有的荒草丛生，有的被用作建筑材料，有的则布满了六百年来游人们刻上的层层印记。出了巷子往右转，沿着胜利坡道向上走，来到俯瞰着罗马广场的帕拉丁山吉尔马鲁斯峰一角。五分钟后，女士们来到一块拥有极佳视野的空地，那里就是她们的目的地。

十二年前，罗马城最好的宅邸之一就矗立在这片空地。现在，这里几乎看不出以往建筑的痕迹，只有一块石头半埋在荒草里。在这视野极佳的空地，仆人为马尔基娅和两位小姐支起折椅。在这里，她们可以一览无遗地看到罗马广场和卡皮托尔山的风景，举目远眺还可以看到罗马城边缘的北部丘陵，那下面是热闹喧腾的苏布拉^②。

“你听说了吗？”金钱商人提图斯·蓬波尼乌斯的妻子凯基利娅问。

① 罗慕路斯（Romulus）是传说中罗马城的创建者。——译者注

② 苏布拉（Subura）是罗马城的贫民区，是三教九流之人的聚集地，人口密集，罪案频密。——译者注

她挺着个大肚子，坐在她姑姑皮利娅的旁边。她们家在恺撒家附近，就在同一条街上。

“没有，什么？”马尔基娅探着身子问。

“听说执政官、祭司和占卜官^①半夜里就忙开了，他们这是为了按时完成仪式？”

“噢，一直都是这样的，”马尔基娅打断她说，“如果他们中间出了什么差错，就必须从头来过。”

“知道，知道，我没那么无知！”凯基利娅不耐烦地说，知道自己在大法官千金的面前难免显得愚昧无知，“问题是，他们根本就没有出错！但是，预兆很不吉利。闪电在右边出现了四次，占卜所里的猫头鹰一直惨叫不停，好像要被人宰了一样，还有这该死的天气！看来今年不会有什么好年景，要不就是这两个执政官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可以告诉你，这跟猫头鹰或闪电没什么关系，”马尔基娅说。她的父亲没有当上执政官，但却作为城市大法官主持修建了供水管道，这项伟大的工程为罗马城带来了洁净甘甜的饮用水，而他本人也像共和国的其他伟人一样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参加竞选的人本来就良莠不齐，而投票的人又没有披沙拣金的眼光。我觉得马尔库斯·米努基乌斯·鲁弗斯还凑合，至于斯普里乌斯·波斯图米乌斯·阿尔比努斯就不好说了！他们家的人向来都不太行。”

“谁？”凯基利娅问，她的脑子不是很灵光。

“波斯图米乌斯·阿尔比努斯家的人，”马尔基娅说着往女儿那边瞥了一眼，想看看她们是否一切安好。她们一群四个女孩，其中两个来自克洛狄乌斯·普尔克尔家族。这么一群孩子永远都不可能规规矩矩！她们也确实常常不守规矩。这几个女孩一起聚在弗拉库斯的宅邸前面，她们从小就一起上学，而且她们的家族跟尤利乌斯·恺撒家族一样尊贵，

① 占卜官（augur）是古罗马的一种官职，具有祭司与魔法师的身份与能力。他们通常根据小鸟的飞行路线、飞行方式、叫声、排泄物、消失的方向等，来判断未来的社会、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的动态，以及国运兴衰和吉凶祸福。——译者注

所以不可能完全断绝跟这家人的往来。此外，克洛狄乌斯·普尔克尔家的人也一直在跟守旧的贵族传统做斗争，他们家的资产也因为有太多孩子而变得越来越零碎。马尔基娅的两个女儿已经把她们的折椅搬到另外两个女孩那里去，几个女孩旁边没有任何人看管照顾。那两个女孩的母亲到哪儿去了？噢，正在跟苏拉聊天。真不像话！必须采取行动了。

“姑娘们！”马尔基娅高声叫道。

两个包得严严实实的脑袋转过来看着她。

“回到这边来，”她说，接着又补充道，“马上。”

她们回来了。

“妈妈，我们就不能跟朋友们待在一起吗？”年轻的尤利拉眼巴巴地看着母亲恳求说。

“不行，”马尔基娅用不容商量的语气回答。

下方的罗马广场上，游行队伍开始出现，从马尔库斯·米努基乌斯·鲁弗斯家和从斯普里乌斯·波斯图米乌斯·阿尔比努斯出发的两条长队，经过一路的蜿蜒前行终于在这里会合。走在最前面的是骑士，他们的人数不像在阳光灿烂时举行的元旦庆典那么多，但也凑够了颇为壮观的数百人。天色亮了一些，但雨也下得更猛。游行队伍走过地势崎岖的卡皮托利努斯坡道，来到这段短暂路途的第一个拐弯处。祭司和屠夫正在那里等着，还有两头洁白无瑕的公牛。公牛身上的缰绳闪闪发亮，牛角被涂成金色，牛脖子上挂着花环。骑士队伍的后面，两位执政官的二十四名扈从^①拿着法西斯^②缓缓而行。扈从后面是两位执政官，再后面是元老院的元老，穿着紫边白色托迦的元老身居高位，其他的元老则穿着普通

① 扈从（lictor）是古罗马拥有最高统帅权的高级官员的侍从，手持法西斯为官员开路。此外，扈从也执行一些诸如看守监狱之类的防卫任务。——译者注

② 法西斯（fasces）原是绑在一束棍棒上的双头斧，象征着国王施行鞭笞和处死的权力，在罗马共和国时期成为官员权威的象征。共和国时期，只有独裁官可以在罗马携双斧，而法西斯通常是置于扈从左肩的一束棍棒。拥有至高统帅权的行政官有扈从随侍，扈从在行政官前方单列行走。执政官有12名扈从，大法官在意大利之外担任军队统帅时有6名扈从，独裁官有24名扈从。——译者注

的白色托迦，最后面是一群看热闹的游人和执政官的食客^①。

真好，马尔基娅心想。大概有一千多人正缓缓地走上山坡，向着“至善至尊者”朱庇特^②的神庙前进。朱庇特^②是罗马最伟大的神，他那威严的神像位于罗马的最高处，就是承托着神庙的两座山峰中偏南的一座。希腊人把神庙建在平地，而罗马人却把他们的神庙建在巍峨高耸之处。神庙下面是层层叠叠的阶梯，朱庇特神庙也是如此。献祭的公牛和祭司加入队伍一起往前走，最后所有的人都聚集到神庙前狭小的平台。真好，马尔基娅再次感叹。她的丈夫和儿子就在这群人中，作为统治阶层的一分子，管理着这座全世界最伟大的城市。

第2节

盖乌斯·马略也是这群人中的一员。作为前任大法官，他穿着紫边托迦，深红色的鞋子上系着新月形的扣带，这是他的身份所能允许的装扮。但是，这远远不够。他担任大法官已经是五年前的事，本来他三年前就应该升任执政官一职。可是，现在他知道自己永远都不可能当上执政官了。永远都不可能！为什么呢？唯一的理由就是他出身不好。有谁听说过一个叫作马略的氏族呢？谁都没听说过。

马略是一个来自穷乡僻壤的新人。他出身军队，到现在讲起拉丁语时还会因为太高兴或太愤怒而露出土里土气的乡音。他的钱财足以收买半个元老院，他的军事才能胜过整个元老院，但这一切都不重要。血统才是最重要的，可是他的血统一点都不高贵。

① 在古罗马，食客（client）以一些权贵为保护人（patron），食客从保护人那里取得土地、牲畜、在法庭上受到保护等。但是食客必须在保护人的军事部队中服务，有时还要用金钱帮助保护人，为保护人的利益而做各种工作。——译者注

② 朱庇特（Jupiter）是古罗马的主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宙斯。他是天空的主宰，司掌雷电与风雨，雷电是他的武器。卡皮托尔山上的神庙是罗马人最早供奉他的庙宇，他被视为罗马共和国的守护神。——译者注

马略来自阿尔皮努姆^①，那里距离罗马其实不是很远，但要命的是那里靠近拉丁姆^②和萨莫尼乌姆^③，萨莫奈人在所有意大利人对罗马最有敌意，所以罗马人对那里居民的忠诚和教养都十分怀疑。罗马公民身份在阿尔皮努姆推及的时间很晚，到目前为止只有七十八年，而且那个地区到现在还未能享有全面的市政地位。

不过，那里非常美丽！阿尔皮努姆位于高耸的亚平宁山脉之下，左右环绕着利里斯河和梅尔法河，是个瓜果飘香的山区。那里出产的葡萄质量上乘，无论是酿酒还是食用都很适宜。庄稼籽实累累，羊群肥美健壮，羊毛品质极佳。那是一个满眼翠绿、平静安宁、冬暖夏凉的宝地。河里水产丰富，山坡森林茂密，出产的优质木材是建造房屋和船只的好材料。那里长满了油松、火炬松和橡树，这些树木秋天落下的果实是猪群的饲料，所以那里出产的火腿、香肠和腊肉特别肥美，是罗马富贵人家餐桌上的美味佳肴。

马略的家族定居在阿尔皮努姆已经有好几个世纪，并且以能说拉丁语为傲。马略是一个沃尔西人或萨莫奈人的姓氏吗？难道仅仅因为萨莫奈人和沃尔西人中也有这个姓氏，就认定马略的姓氏来自奥斯坎语？不！马略的姓氏来自拉丁语。他跟那些高高在上的贵族没什么差异。虽然那些人总巴不得把他踩在脚底，但马略知道事实上自己比那些人更了不起。这让马略很不甘心。

这种感觉说不清道不明，就像一个不受欢迎的客人，无论主人下了多少逐客令都不肯离去。这种不甘心在马略内心已经很长时间，年深岁长和世事变幻本该证明它的徒劳，让它因为绝望而自行退场。但事实却不是这样，虽然已经过了大半辈子，但这种不甘心还是像最初那样顽强。

① 阿尔皮努姆 (Arpinum) 位于意大利中部，是罗马的拉丁权社区，那里的原始居民可能是沃尔西人，当地人直到公元前188年才享有全部的罗马公民权。——译者注

② 拉丁姆 (Latium) 位于意大利中部，是台伯河下游一块山丘密布的平原。拉丁姆的中心是阿尔班山，原始的拉丁人最初就聚居在此。公元前7世纪左右，此地成为原始拉丁城市的中心。——译者注

③ 萨莫尼乌姆 (Samnium) 位于意大利中南部山区，是罗马的拉丁权社区，那里的居民被称为萨莫奈人，他们的语言是奥斯坎语。——译者注

马略心想，这个世界真是不可理喻！在这个阴冷潮湿的早晨，他仔细地打量着周围这些穿着紫边托迦的人。不，这些人中根本就没有像格拉古兄弟^①那样的人物！除去马尔库斯·艾弥利乌斯·司考鲁斯和普布利乌斯·鲁提利乌斯·鲁弗斯，这些人中就没什么像样的了。但是，这些人在他面前都扬扬自得，根本瞧不起他盖乌斯·马略。这一切仅仅因为他们身体里流淌的血液比他高贵。这些人都心知肚明，只要碰到合适的机会，马略就会让自己成为罗马第一人，就像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②、艾弥利乌斯·保卢斯^③、西庇阿·艾弥利安努斯^④和罗马共和国历史上的其他伟人一样。

罗马第一人不是全罗马最伟大的人，而是和其他同辈在同等条件下博得头筹的人。成为罗马第一人，并不是要成为罗马的皇帝或独裁者。他拥有这个头衔完全凭借自己出类拔萃的本事，而且他十分清楚自己周围总是充满了想要取代他的竞争者。这些竞争者不用凭借什么血缘关系，

① 格拉古兄弟（the Gracchi）是指提比略·塞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Tiberius Sempronius Gracchus，前168—前133）和盖乌斯·塞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Gaius Sempronius Gracchus，前168—前133）两兄弟。他们都曾担任保民官，因发起土地改革保护平民的利益而得罪元老院贵族，最后都在政敌的攻击中死于非命。——译者注

② 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的全名是普布利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Publius Cornelius Scipio Africanus，前236—前184），史称大西庇阿，古罗马统帅、执政官和监察官。他出生于显赫的贵族之家，曾参与攻打西班牙的战争，将迦太基人赶出西班牙，又曾率兵攻打非洲的迦太基人，在扎马战役中打败汉尼拔，结束了第二次布匿战争，获得“阿非利加努斯”（意为：征服非洲的）的称号。他的妻子是马其顿征服者艾弥利乌斯·保卢斯的妹妹，他的小女儿是格拉古兄弟之母科尔涅利娅。——译者注

③ 艾弥利乌斯·保卢斯的全名是卢基乌斯·艾弥利乌斯·保卢斯·马其多尼库斯（Lucius Aemilius Paulus Macedonicus，前229—前160），他是古罗马统帅，曾担任执政官和监察官，因为征服马其顿而获得马其多尼库斯的称号。他娶了大西庇阿的女儿为妻，并与其生育一子。后来他与妻子离婚再娶，并把儿子过继给自己的妻舅。——译者注

④ 西庇阿·艾弥利安努斯的全名是普布利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西庇阿·艾弥利安努斯·阿非利加努斯·努曼提努斯（Publius Cornelius Scipio Aemilianus Africanus Numantinus，前185—前129），史称小西庇阿，古罗马统帅和执政官。小西庇阿实际出身于艾弥利乌斯氏族，是艾弥利乌斯·保卢斯的儿子，后来过继给大西庇阿的长子作为养子。他在第三次马其顿战争中初立军功；其后又包围并摧毁了非洲的迦太基，结束第三次布匿战争，建立非洲行省；还指挥了凯尔特伊比利亚战役，包围并摧毁努曼提亚，夺取西班牙，获得“努曼提努斯”的称号。他的死亡非常突然，很多人怀疑他遭遇了谋杀，而最主要的怀疑对象就是一直与他睦的妻子塞姆普罗尼娅（格拉古兄弟之母科尔涅利娅的女儿）。——译者注

只要靠着比他更优秀的能力就能合法地取而代之，成为罗马第一人，而不只是成为执政官。每年都会有两个执政官，但是在罗马共和国的历史上，只有少数几个人能够被称为罗马第一人。

现在的罗马没有第一人，其实从十九年前西庇阿·艾弥利亚努斯去世后罗马就没有第一人了。司考鲁斯也许是最接近的，但是他还缺乏足够的力量，还缺乏那种所谓的权威，那种由权势、威严和功绩混合而成的权威。所以他还配不上这个头衔，而且除了他自己之外也没有人赋予他这个头衔。

元老中突然出现一阵骚乱，高级执政官马尔库斯·米努基乌斯·鲁弗斯正准备给伟大的神明献上白色公牛，但是那头公牛很不配合，死活不肯吃下那掺了毒药的饲料。所有人都觉得这不是一个好年，出现的尽是不祥之兆，天气也十分糟糕，现在准备献祭的第一头公牛又在拼命挣扎。好几个祭司仆从扑在牛身上，死死地抓住牛角和牛耳朵。真是一帮蠢材，他们应该事先在牛鼻子上拴个铁环以防万一。祭司助手像其他仆从一样赤裸着上身，他举起一把吓人的大铁锤，不等公牛抬起头来就狠狠地朝着它的脑袋砸下去。公牛为了逃生一直在上下摇晃脑袋，这又成了人们事后的谈资。他的铁锤抡得飞快，一下接一下地猛敲，让旁边的人看得眼花缭乱。足足敲了十六下，公牛才瘫倒在地上。接着，同样光着膀子的斧子手拿着双刃大斧头往牛脖子上一割。鲜血马上流得到处都是，少量鲜血被接到献祭的杯子里，大量鲜血像小河一样毫无目的地流淌，渗透到湿漉漉的泥地里。

马略心想，从这些人对鲜血的不同反应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嘴角上挂着一丝微笑，不动声色地观察着周围的人：有的赶紧挪开脚步，有的岿然不动地任由鲜血浸湿鞋子，有的装作没注意到自己正站在血泊边上。

啊哈！那边有个人值得一看！那是一个年轻而成熟的男人，他站在骑士队伍的边上，穿着托迦，但是右边的肩膀上连一条骑士的紫色条纹都没有。他在那里出现的时间没多长，很快就沿着卡皮托利努斯坡道的

斜坡往下走向罗马广场。但是盖乌斯·马略还是及时地捕捉到他的眼神，那对罕见的灰白色眼珠，在看到鲜血时迸发出灼热的光芒。马略以前从未见过这个家伙，也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个人肯定不是什么无名小卒。他的外表亦雌亦雄，兼具了男人和女人的美貌。他身上的颜色更是让人惊叹！肌肤像洁白的牛奶，头发像初升的太阳，简直是太阳神阿波罗的化身！他真的是太阳神吗？不。神明不会拥有他那样的眼神，那是饱受痛苦的眼神。如果是神明，就无须忍受痛苦了。

第二头献祭的公牛吃下了有毒的饲料，但还是在猛烈地挣扎。这回第一锤没有打对，结果公牛急红了眼地要跟人拼命。关键时刻，有个头脑机灵的家伙一把抓住了公牛的阴囊，就在这电光火石的瞬间，屠夫、锤子手和斧子手一齐动手。公牛轰然倒地，站在附近的人都被喷了满身的鲜血。两位执政官也不能幸免，阿尔比努斯和站在他身旁的弟弟奥卢斯都浑身湿透了。马略冷眼旁观着这一切，想着这不祥之兆是否像他猜测的那样。总之，无论如何对罗马来说都不会是什么好事。

他心里的那种感觉仍然挥之不去，而且近来正变得越来越强烈。那个时刻，那个盖乌斯·马略成为罗马第一人的时刻似乎正在悄然逼近。他是一个理智的人，而且所有的理智都在告诉他，那种感觉是骗人的网罗，只会诱骗他走向屈辱和死亡。但是，那种感觉还是不断涌上心头，顽固地说他将成为罗马第一人。荒唐可笑！强烈的理智告诉他，他今年已经四十七岁了，即便是在五年前大法官的竞选中，他也是最后一个当选的。他的年纪太大了，不可能再依靠显赫的功绩或食客的支持去争夺执政官之位。属于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一去不复返了！

执政官的就职仪式终于开始，那浮夸自大的大祭司长卢基乌斯·凯基利乌斯·梅特卢斯·达尔马提库斯正在念出最后的祷词。接着，高级执政官米努基乌斯·鲁弗斯就会让传令官把元老院的所有元老都召集到卡皮托尔山上的朱庇特神庙。他们会商定节庆的日期；讨论哪些行省需要补充新的总督，哪些行省应该减少总督；为大法官和执政官分配管辖